

天寶志異



柳残阳作品全集

天 宝 志 异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上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天 宝 志 异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下)

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 葛佳映

封面设计 静彦

天 宝 志 异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21 印张 4 插页 445 千字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0

ISBN 7—80605—270—4/I·227

(上、下册)定价:28.80 元



柳残阳 近照

柳残阳先生，本名高见几，从事新派武侠创作三十多年，推出长篇小说近八十部，风靡海内外，享誉极隆，目前仍处于创作旺盛期，其作品功力深厚，构思奇巧，雄浑处犹如风嘶雷吼，浪骇涛惊，柔腻处恍若花垂露滴，鸟倦虫潜，读过一部又一部，部部精采绝伦，品过一回又一回，回回妙趣横生，致使一大批读者如醉如痴非读不可，欲罢不能，在社会上自然形成了一群“追柳族”当代武侠小说评论家有言：“不看金、古、柳，枉在世上走！”此言甚是。

我写《天宝志异》

许多武侠小说里，都习惯把男主角描述得俊秀潇洒，飘逸不凡，除了有绝高的武功之外，更少不了若干风流艳遇，对男主角这样的造型，可以说是种“传统”，传统并没有什么不好，虽然难免多少带了点脂粉味；因此，“天宝志异”中的男主角，我把他塑造成另一类形象，稳重、沉厚、练达世故，他的外貌肥壮平凡，甚至有几份佻俗——如同我们常见的金子铺老板，事实上，他也正是一家金子铺的老板。

他在治理本行的金玉买卖之外，有另一项兼差：杀手中的杀手，换句话说，他是个专要那些职业杀手的性命的人——如果那

些职业杀手逾越了道德情理规范挑选对象的话。

故事就以这位男主角为中心逐步展开，江湖道义与儿女私情的掺杂，武林恩怨和个人理性情感间的冲突，我把这些编织成一幅幅的文字图画呈现在各位读者朋友面前，图画里有笑有泪、有血有肉，或许也有你意料不到的逆变，况味如何，还请各位读者朋友惠予品尝。

柳残阳

目 录

第 一 章	你狠我毒	(1)
第 二 章	双刀无忌	(21)
第 三 章	飞蛇惊魂	(36)
第 四 章	弥勒咆哮	(55)
第 五 章	风云日诡	(75)
第 六 章	有凤来仪	(92)
第 七 章	虎威惊煞	(109)
第 八 章	功亏一篑	(128)
第 九 章	鹰翼落尘	(145)
第 十 章	一波三折	(161)
第十一章	冤冤相报	(177)
第十二章	妙计连环	(194)
第十三章	阴魂不散	(213)
第十四章	弥勒不老	(227)

第十五章	赤地一尊	(246)
第十六章	恶夜狙杀	(265)
第十七章	啮舌搏命	(278)
第十八章	他乡故人	(301)
第十九章	轻捋虎须	(320)

目 录

第 二 十 章	泽中有龙	(331)
第二十一章	莫道春迟	(355)
第二十二章	楚歌四起	(373)
第二十三章	先发制人	(394)
第二十四章	血烟迷眼	(410)
第二十五章	刀寒风凄	(433)
第二十六章	缕缕幽情	(453)
第二十七章	魑魅一家	(467)
第二十八章	血刃断仇	(485)
第二十九章	“飞蛇会”土崩鱼烂 ...	(495)
第 三 十 章	锈刀折刃	(505)
第三十一章	徒唤奈何	(522)
第三十二章	华山霸客	(537)
第三十三章	过关斩将	(554)

第三十四章	你奸我狡	(573)
第三十五章	财能移性	(588)
第三十六章	雪岭对决	(606)
第三十七章	返璞归真	(622)
第三十八章	从此比翼	(641)

第一章 你狠我毒

两盏破烂陈旧的红灯笼，悬挂在这家同样破烂陈旧的客栈门檐左右，原是由红油纸裱糊成的灯笼，不但红艳褪尽，泛着土褐，便灯笼内的竹蔑也在露光的部位显示着霉斑，客栈的内容也差不多，剥落简陋的建筑与设备，鬼才相信未生霉斑。

灯笼在细雨中轻轻摇晃，那两团要死不活的惨淡光晕便不时打着旋转，将坐在客堂门边的两张人脸映幻得忽明忽暗……。

那两个人并非坐在一起，他们分别各据一桌，却都是靠着门口的一桌；结棍壮实，满面悍气的一位占着右侧，那肥硕胖大，脸透油光的朋友便占着左侧，两个人同时喝着闷酒，下酒菜也是一样——盐水煮花生，带壳的。

雨仍在落，细细绵绵的不像有停止的意思，黝黑的街道上泥泞一片，偶而有个路人经过，步履急促得宛如在跑，咯吱、咯吱踩着呢泞来，又咯吱、咯吱踩着呢泞远去。

柜台后，留着花白胡须的老掌柜却毫不觉得气氛沉闷，他大瞪着一双眼睛，定定注视坐在左边桌上的胖汉，那大胖子身穿绛绸暗嵌福字团底的华丽长衫，左手拇指戴着一

枚玉扳指，无名指套着一枚猫儿眼，右手食指紧箍一只红宝石，中指另有一只七彩闪动的金刚钻，每在他举手喝酒或剥花生的时候，但见各色光芒烨烨流灿，满室生辉；屋檐下挂着的灯笼投影，便越发不是那么回事了。

这爿破店，打开张以来也没有接待过像胖子那样的阔客，只要他指头上随便取一样玩意下来，便足顶这爿破店十倍的价值而有余；老掌柜心里怔忡着，他不明白像这等财主，为什么会来到青花圩此般穷乡僻壤，更不明白如何偏生挑拣了他这爿店来落脚，落脚之后，却只呆呆的坐在那里喝闷酒、吃花生，难道说别的地方没有酒、不卖花生？他摇摇头，委实想不透。

店小二早已依在角隅处打起盹来，和老掌柜一般精神的便是坐在门边右侧桌上的那位人物，那人完全不朝胖子多看一眼，暗地里却早看了个穿肌透腑，他不仅知道胖子手上所带的珠宝戒指，更清楚胖子脖颈间挂着一条可比牛环的赤金项链，还有银丝腰带上的血玉佩块，织锦垂穗上缀着的龙眼珍珠，连胖子那顶文士巾正额前镶嵌的一块玻璃翠，他都清点得完备无缺。

久走江湖的角色，眼皮子宽活，见识也多，这人当然知道胖子身上的一干零碎货真价实，所值甚巨，但他现在却不能打这票主意，因为眼前还有一桩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做，他一点也不急，打定了谱，搞妥这一桩，再办另一样，到口的肥肉，怕他飞了？

胖子的生像就和大多数富有的胖子相类似，细眉、小

眼、塌鼻、厚唇，外加双层下巴，看去滑稽好玩，却流露着佻俗的傲气与铜臭。

他喝酒的时候，有意无意将他的手掌内外翻展，好借灯笼的光晕及屋内的烛火反映指间的瑰丽，而且双手轮流使用，一刻端杯，一会剥花生，似乎在告诉别人：老子有钱！

雨还在下，淅沥的下。

满脸精悍的那位好像有些不耐烦了，猛一大口干杯，再提桌上的锡酒壶，却又涓滴不存，抹了把嘴，粗哑的吆喝：

“堂倌，再来一壶二锅头！”

说着话，他带着几分酒意瞪了胖子一眼，顺手把别在后腰带上的一只长条形布卷抽出，重重往桌面一搁，“砰”！

好家伙，倒是挺沉的哩！

胖子赶紧收回视线，又低下头喝自己的酒，他是一小口一小口的浅啜，喝了这一阵，连脸都不红，只是更加了一层油亮。

睡眼惺忪的店小二一面回应，一面赶紧到后头打酒，就这时，黑沉沉的街道上传来车声辘辘，片刻后，一辆带篷后档车驰了过来，偏偏又停在客栈门前。

今天真是交运啦！老掌柜从柜台后迎出，眯着眼先挤出一抹笑容在脸上，佝偻着微驼的腰背打算接客。

车帘掀起，先跳下来一个身着劲装的精壮小伙子，然后由小伙子从车上扶下一个满头银发却仪表堂皇的老者。

两个人进了店门，小伙子冲着店掌柜低问：

“可有干净上房？我们连车把式共是三人，要两间。”

店掌柜笑呵呵的道：

“有，有，且请上楼，小二会先为客官们备妥热水净脸，如果还没用膳，敝店的面糊和芋粥味道都不错，配上鱼干盐菜，最宜入口——”

小伙子目光锐利的向客堂扫视了一遍，漫声道：

“先把热水打上来再说，阴天湿地，揩把脸正好暖和暖和。”

于是，店掌柜提高了嗓门，发着沙音吆喝：

“兀那二虎子，还不快来替客官带路？”

刚从后头提着酒壶出来的店小二，嘴里不闲的应诺，才待将锡壶先送过去，那要酒的汉子已突兀站起，朝着踏上楼梯口的两人暴喝一声：

“严正甫——”

银发皓首的老者闻声之下骤然一怔，本能的侧过头来，发话的汉子原来是一脸的悍气，在刹那间已显露杀机，他狞笑一声，左手抖开桌上的长条形布卷，右手伸缩里多出一柄锃亮泛光的锋利砍山刀，手一握刀，人已射出。

老者身边的劲装小伙子大吼如雷，立时横截向前，半抛肩，一条三节棍“哗啦啦”飞挥斜扬，那自客堂门口掠来的汉子却凌空倒翻，一脚猝弹，小伙子躲让不及，四仰八叉的被踢跌出梯栏之外。

砍山刀寒芒赛雪，毫不容情的对准老者头顶劈落，于是，风一阵，影一闪，只差半寸便将透骨入脑的刀锋蓦地

大大一震，歪荡于侧，不待那使刀的汉子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手中刀已吃人一把夺去，同时心口如中铁锤，跟着那小伙子同一个跌落部位、同一个姿势洋跌出去。

是的，出手的人就是那衣饰华丽的大胖子。

大胖子仍然流露着那股佻俗的傲气与铜臭，他把手中的砍山刀轻轻放下——轻得活像这柄刀是面粉捏的，稍微用力就会散了一样；之后，他从怀中掏出一枚小巧精致的金元宝来搁在一张木桌上，这才朝着老者露齿一笑，大摇大摆的走出客栈门口。

老者惊魂甫定，激灵灵的打了个寒噤，一边回首急叫：

“子畏、子畏，你受伤了没有？你听得到我的声音么？”

一声呻吟自梯后发出，过了须臾，叫子畏的小伙子才一手扶着腰，一手扶着梯栏，步履蹒跚的绕将出来，形容之狼狈，端的是灰头土脸。

老者颤巍巍的走前几步，神色凄楚，腔调怆然：

“你受伤了？子畏，伤得重不重？今晚上我们算是逃过杀劫，再世为人了……”

小伙子吸了一口气，吃力的道：

“大伯，天幸你老有惊无险，绝处逢生……怪都怪侄子我太不中用……”

老者颤抖着声道：

“快别这样说，你已经是尽力施为了……子畏，方才有人出手救了我们，那个人我却素昧平生，从来不曾见过！”

叫子畏的小伙子茫然道：

“有人救了我们？大伯，是谁？”

老者朝着大胖子方才坐过的位置一指：

“就是我们进门时坐在左边桌上的那位，胖敦敦，挺富态的先生……”

小伙子摇头道：

“我进来也看到他，的确面生得很，大伯，我能肯定过去从未相识……他可曾留下什么言语？”

老者道：

“没有说一句话，只把一锭小小的金元宝放在桌上。”

小伙子呆了呆：

“只留下一锭小小的金元宝？”

目光转处，这位年轻人已发现前面木桌上那只精巧却绚丽的金元宝，他走到桌边，小心的将金元宝拿在手中端详，面孔上的表情却在逐渐变换，变换成一种恹般崇敬、钦羨、渴慕又憧憬的湛亮形色，宛如他看到了神的化身，心目中的偶像在复活，充满了如此的虔诚与信服……

老者望着他的侄儿，不解的问：

“你察觉了些什么？子畏，好像你从这锭小元宝身上有所体悟？”

小伙子仰首上望，喃喃的道：

“是他，竟然是他……”，

老者略显焦急，催促着道：

“你说的是谁？快告诉我，别尽打哑谜了！”

眼波漾着微笑，小伙子缓缓的道：